

民國三十年九月

輔仁大學
語文學會
講演集

第一輯

民國三十年九月

輔仁大學
語文學會

講演集

第二輯

語文學會講演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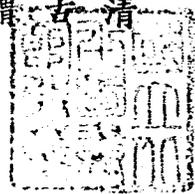
目錄

論語新證·····	于省吾
詞略之類例·····	陳君哲
禪母古音讀如定母說·····	周祖謨
阡隍詞義之分析·····	孫德宣
運用聲訓例證·····	孫人和
談倒用印與篆籀之關係·····	劉盼遂

論語新證

于省吾

張文襄公書目答問曾謂由小學入經學者其經學可信省吾以為清儒所謂小學者爾雅說文之學也如追溯本原則曰由古文字學及古器物學以證發經義者其經學尤為可信顧清儒解經用力之勤可謂至矣即就論語一書言之自王夫之毛奇齡以降其可觀者無慮數千家而劉氏駢枝尤稱上選其證瑯而明其詞婉而約精於禮制達於故訓誠考據家著作之極軌也茲編所釋約分七類有就文字形譌言之者八佾篇喪與其易也寧戚易為勿之譌勿古物字公冶長篇瑚璉也璉亦作連連乃軌之譌軌者蓋之借字秦伯篇關雎之亂又予有亂十人亂均為嗣之譌有就文字音假言之者為政篇學而不思則罔罔古作亡通忘述而篇文莫吾猶人也文莫即文謨顏淵篇膚受之愬膚受即覲縷之轉語又子路無宿諾宿乃夙之借字憲問篇仲叔圉治賓客祝鮀治宗廟王孫賈治軍旅治嗣古今字嗣通司有衍文者為政篇六



十而耳順耳字不當有存古文者述而篇子在齊聞韶韶古文作囂亦即囂字憲問篇有荷蕢而過孔氏之門者說文蕢作與即金文與形之衍變有伸魯論者子罕篇不為酒困魯讀因為魁困魁一音之轉義可並通先進篇仍舊貫如之何魯讀仍為仁仁即斤斤古夷字有伸鄭義者公冶長篇無所取材鄭一說古字材哉同允矣述而篇子不語怪力亂神鄭以怪力與亂神相對為文較王肅以四字平列於義為長子罕篇毋意毋必毋固毋我鄭以必言未然之事固謂已事其說辨而覈又我叩其兩端而竭焉鄭以兩端為本末是也有駁鄭義者憲問篇奪伯氏駢邑三百謂三百邑鄭謂駢邑三百家失之以上所舉謹就誦覽偶得述其概要蓋論語一書似為人人之所易讀實為人人之所難讀必也不囿於朱註不滯於漢詁解其拘攣得其會通尊古而不為泥詞疑古而不騰妄說惟求其義訓之所安而已若夫標新領異逞臆極辨專以駁難為能事吾無取焉

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為政

鄭玄曰耳順聞其言而知其微旨也馬融曰矩法也從心所欲無非法按孔子自言其進道之程序六十耳順之義殊有可疑孔子豈待六十聞言始知其微旨乎皇疏引李充謂心與耳相從朱註謂聲入心通皆因文緣飾之說焦循謂言入於耳隱其惡揚其善無所違也此說尤誤孔子豈待六十方知隱惡揚善乎韓愈論語筆解謂耳當為爾猶言如此也按韓解雖非其不從耳順之說自具卓識又武億經讀考異據柳子厚引作七十而縱心以心字句絕按耳順之說及舊讀欲字句絕或心字句絕均誤耳字乃衍文然自漢時已如此則其衍必在秦漢之際矣或以下言心而上增耳字或以而耳聲韻相同因之誤衍秦漢之儒傳經釋文衍奪習見余於尚書新證已屢言之即就傳世各本論語考之其文字異同頗有出入馮登府論語異文攷證述之詳矣此十四字應作四句讀六十而順句七十而從句

心所欲句不踰矩句從猶順也。散文則通對文則從之義加於順。下二句係闡述上二句順從之義。且以結束全章。其本指謂凡心所欲無不合法。念動情符不勉而中。蓋至六七十則一任自然。與道大適矣。古籍固屢以順從為言。詩皇矣。王此大邦。克順克比。比即從也。詳詩經新證說文。比密也。二人為从。反从為比。金文偏旁。从比反正。每無別。且从比二字義亦相函。韓非子難言。言順比滑澤。淮南子泰族。莫不順比。順比即順從。易頤六五象傳。順以從上也。革上六象傳。順以從君也。是順從相屬為詞之證。莊子寓言。二年而從。三年而通。與六十而順。七十而從之。句例相仿。綜覈此章。以吾十有五而志于學為發端。以心所欲不踰矩為收束。是以志字起。以心字結。中間均就心志為言。無涉於耳聞之事。且四十而不惑。不惑之語意。已重於耳順。豈待六十始能耳順乎。心為五官之主。不應於心志之外。祇言耳也。余幼讀論語。輒致疑於此。爰為之去衍疏滯。發正其讀。

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政為

包咸曰學而不尋思其義則罔然無所得按訓罔為罔然以為形容詞誤矣下句則怠解為則怠然豈可通乎罔字本應作亡乃忘之省文東瀛景本古文尚書凡罔字多作亡敦煌本隸古定尚書罔字多作它它即亡之異文古文从心與否一也凡經傳罔訓無者卜辭金文通作亡詩綠衣曷維其亡箋亡之言忘也列子仲尼知而亡情釋文亡一本作忘詩假樂不愆不忘說苑建本忘作亡是亡忘字通之證學就讀書言東塾讀書記論之詳矣先進篇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為學此適可見學之必須讀書也述而篇子曰默而識之學而不厭子張篇子夏曰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可謂好學也已矣此可證學之貴無忘也王引之訓殆為疑是也然則學而不思則忘思而不學則殆謂讀書而不加思索則忘矣但思索而不知讀書則疑矣是罔之即亡亡之通忘審文叢義其信然乎

喪與其易也寧戚俞

包咸曰喪失於和易不如哀戚鄭玄曰易簡按易訓和易簡易均於文理不當說者以臨喪不哀為言亦與與其二字語意不符俞炎書齋夜話曰易字疑是具字檀弓喪具君子恥具具與易蓋相似也按俞說於義甚恰惟易具形殊無由致譌易乃勿字之誤勿者物之省書堯典平在朔易史記五帝紀作便在伏物管子小匡珍異物聚物乃易之譌詳管子新證墨子經上庫易也易亦物之譌詳墨子新證莊子應帝王物徹疏明天道中心物愷章炳麟並以物為易之譌淮南子主術不受賴於君注賴物也邵瑞彭謂物為賜之譌是均易物互譌之證又按莊子天道中心物愷釋文物本亦作勿書立政時則勿有閒之論衡明雩作時則物有閒之說文勿州里所建旗經傳勿通作物金文易作勿勿作勿形近故易譌凡喪紀備用飾終之具皆物也周禮典絲喪紀共其絲纊組文之物內司服后之喪共其衣服

凡內具之物。園人祭祀喪紀賓客共其生獸死獸之物。如斯者不勝詳舉。孝經喪親章為之棺。槨衣衾而舉之。陳其簠簋而哀戚之。按棺槨衣衾簠簋者。即與其物之物也。哀戚者。即寧戚之戚也。禮記檀弓子路曰。吾聞諸夫子。喪禮與其哀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也。正義若物多而哀少。則不如物少而哀多也。按正義以物與哀之多少為言是也。備物以行禮。禮與物相資也。禮器故曰禮也。者物之致也。此章林放問禮之本。夫子分禮與喪二者告之。喪係就禮中之喪禮言之。禮以奢儉對文成義。喪以物戚對文成義。物備於外者也。戚興於內者也。舊不知易為物之謊。故不得其解矣。

瑚璉也。公治長

包咸曰。瑚璉。黍稷之器。夏曰瑚。殷曰璉。周曰簠。簋。宗廟之器。貴者。鄭玄曰。黍稷器。夏曰瑚。殷曰璉。惠棟九經古義云。當為胡連。春秋傳曰。胡簋之事。明堂位曰。夏后氏之四連。皆不從玉旁。孔廡禮器碑又作

胡輦古連輦字通。按說文：簠，黍稷圖器也。从竹从皿，甫聲。匡，古文簠。又盞器也。从皿从缶，古聲。朱駿聲疑即瑚璉之本字。金文簠字作匱。匱，籀舍，彝器簠亦名匡。匡之義取於形之方耳。各家彝器圖錄著錄簠形，均係長方，多有蓋。銘文每有用盛稻粱之語。周禮舍人：凡祭祀共簠簋。鄭注：方曰簠，圓曰簋。盛黍稷稻粱器。按鄭說是也。說文以簠為圖器，正由未見實物耳。近人考釋古器形制者，多知彝器之匡，即論語瑚璉之瑚。然璉之究為何器，從無塙考。凌曙四書典故叢引三禮圖，謂璉受一升，漆赤中，蓋亦龜形，飾口以白金。制度如簠而銳。下按此乃臆說，不足為據。說文璉作璉，云瑚璉也。禮記明堂位：夏后氏之四連，殷之六瑚，周之八簠。左哀十一年傳：胡簠之事，則嘗學之矣。杜注：胡簠，禮器名。夏曰胡，周曰簠。而鄭包注此經，均以夏瑚殷璉為說。與明堂位夏連殷瑚之說不同。按連當為軌之形，譌軌乃簠之借字。易損：二簠可用享。釋文：簠，蜀才作軌。儀禮公食大夫禮：宰夫設

黍稷六簋于俎。西鄭注古文簋皆作軌。周禮小史史以書敘昭穆之俎。簋鄭注故書簋或為几。鄭司農云几讀為軌。書亦或為簋。按段玉裁改几為九是也。是簋亦作軌之證。古文偏旁从几者或書於字之左。或書於字之右。書於左者習見。書於右者如契文逆字多作𠄎。散氏盤還字作𠄎。都公錡追字作𠄎。是其例也。蓋古連字有作𠄎者。與軌形相近。因而致譌。軌既誤為連。後又孳演為璉。為楨。明堂位之夏連殷璉。及包鄭注此經。夏璉殷璉之說。均不可據。此與爾雅釋天夏曰歲商曰祀。周曰年。唐虞曰載之說。均係後人強為分別。至包注以簋簠為一器。尤誤。經傳簋簠習見。左傳作胡簋。後人但知夏商胡連之說。而不知其即胡軌之譌也。金文簋字多作𠄎。亦作𠄎。𠄎。形圓或有蓋。或無蓋。左右或有耳。或無耳。此其大較也。說文以簋為方器。誤矣。

無所取材
長公治

鄭玄曰無所取材者無所取於梓材一曰無所取哉言唯取於己古
字材哉同按鄭後說是也馮登府亦謂才材哉字通大戴記衛將軍
文子性都其富哉任其戎孔廣森云哉古通以為材字泰伯篇才難
不其然乎漢書王嘉傳才作材先進篇才不才史記仲尼弟子傳作
材不材隸古定尚書哉字多寫作才詳尚書新證召誥智藏瘝在條
西周金文凡語詞之哉亦均作才師訥毀哀才今日天恐畏降喪班
毀唯民亡佻才彝恣天命故亡允才顯三才字並應讀作哉莊子列
御寇必且有感搖而本才淮南子要略雖未能抽引玄妙之中才並
以才為哉夫子不取於由之好勇故云然取猶八佾篇奚取於三家
之堂之取若讀材如字謂無所取於梓材拘文牽義矣

子在齊聞韶而述

說文韶虞舜樂也書曰蕭韶九成鳳皇來儀从音召聲左襄二十九
年傳見舞韶箭者曰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無不幃矣如地之無不

載也。雖甚盛德，其蔑以加於此矣。觀止矣。按韶亦作聲。周禮大司樂以樂舞教國子，舞雲門、大卷、大咸、大磬、大夏、大濩、大武。注：大，聲舜樂也。言其德能紹堯之道也。按春秋繁露：楚莊王舜時，民樂其昭堯之業也，故韶韶者，昭也。義與鄭異。段玉裁云：經典舜樂字皆作韶，惟此作聲。考說文革部，鞞或作鞞，或作鞞。籀文作聲，從鼓，召聲。是則周禮為古文假借字也。按字亦作招。墨子三辯：山海經大荒西經，呂氏春秋古樂史記五帝本紀，均作九招。韶聲招並諧。召聲故互作。段以韶為正字，未可從也。依近世出土韶墳證之，應作罍。罍即卜辭及金文罍字之異構。羅振玉所輯金泥石屑著錄韶墳墨本十二紙，羅氏埴說云：古墳十有二，其十為潘文勤公所藏，它二不知誰氏物也。按十二墳前六紙銘文同，均云命嗣樂亡太室墳。第七、八十紙為令亡罍墳。第九紙為命壘正衽，竊亡頌墳。第十一紙為圉亡罍墳。第十二紙為幽亡墳。人九，古文四聲韻上聲二十四緩。古文滿作𠄎，與此

同吳大澂釋為豹誤矣。友人孫壯伯恆以兩陶埴全形墨本見詒。一為命嗣樂匱太室埴。孫以慮僂尺計之。高四寸二分。腹徑七寸二分。一為令匱。埴高三寸五分。腹徑八寸五分。二埴均前三孔。後二孔上可吹處一孔。共六孔。與余所藏癸埴制度同。癸埴見雙劍諺古器物圖錄孫跋謂山東青州出土。諸城尹慈經得之。以贈天壤閣主人。按以上所引金泥石屑著錄十有二埴。與孫氏所藏二埴共埴十有四。孫氏二埴既係青州出土。前十二埴當亦同地所出無疑。由是可知齊之有韶樂在古籍外已得一新證。又可知韶樂之韶本作攸。即契文金文之韶字。作韶聲招者均後起字也。

子不語怪力亂神。而述

鄭玄曰。為淺識者將為之。有精氣不脩其德。而徒祈福祥。以或世沮功。怪力謂若石立社移。亂神謂神降于莘之屬也。見敦煌卷子本王肅曰。怪怪異也。力謂若梟盪舟鳥獲舉千鈞之屬。亂謂臣弑君子弑父。神謂

鬼神之事或無益於教化或所不忍言按鄭以怪力與亂神相偶為義是也李充謂力不由理是為怪力神不由正是為亂神亦可與鄭注相發明王肅以怪力亂神四字平列非也如王說謂不語怪可也力亂神三者豈夫子所不語哉一說力讀為脅卜辭脅字省作召亦省作力殷契粹編一百九片盧多力自上甲又三六八片乙子貞其力弼力力即脅謂祭也怪脅猶言怪祀於義亦通

文莫吾猶人也而述

鄭玄曰莫無也猶若也文章之事無我若人言我最與才等也見敦煌卷

子本按鄭說未允劉端臨謂文莫即恇慙龜勉密勿蠱沒文莫皆一聲之轉胡紹勳據詩皇矣求民之莫箋訓莫為定按近儒多宗劉說然劉說亦有未符但言龜勉則無主辭所龜勉者為何事自必增文以足其義度古人文字殊不爾也且躬行正須龜勉不應與龜勉為對文也莫者謨之省文詩巧言聖人莫之傳莫謀也釋文莫一本作謨

按文選班固幽通賦莫亦作謨爾雅釋詁謨謀也詩皇皇者華周爰咨謀淮南子脩務作周爰諮謨是謀謨古同用文謂文章公冶長篇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是文章就空言為說謨謂謀畫言文章謀畫之事吾若人也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文謨者虛也躬行者實也文章謀畫猶可坐而致之若夫躬行則須踐履篤實貫徹終始非一蹴可幾夫子以未之有得為言蓋難乎其選也

師摯之始闢雎之亂伯泰

鄭玄曰始猶首也周道衰微鄭衛之音作正樂廢而失節魯太師摯識闢雎之聲而首理其亂者洋洋乎盈耳聽之美也劉端臨曰始者樂之始亂者樂之終樂記曰始奏以文復亂以武又曰再始以著往復亂以飭歸皆以始亂對舉其義可見凡樂之大節有歌有笙有閒有合是為一成始於升歌終於合樂是故升歌謂之始合樂謂之亂按鄭說迂曲劉說於義為優然亂之本字及詁訓猶未能宣昭無滯

也。凡商周載籍，亂訓治者，皆嗣字之形譌。嗣古治字，金文治字均作
嗣，或嗣亦與司嗣同用。孟鼎：「孟鼎，西召夾，𠂔嗣戎，𠂔嗣戎，即尸治戎。」康鼎
王命𠂔嗣王家，卯毀，𠂔嗣楚公室，𠂔嗣即尸治也。蔡毀從嗣王家，從
嗣謂從治也。晉邦蓋，廣嗣四方，廣嗣即廣治也。此嗣即治之證。凡經
傳稱有司及司徒司馬司空，金文作有嗣嗣土嗣馬嗣工，此嗣讀司
之證。師盂，父鼎，用嗣乃父官友，師酉毀，嗣乃祖童官，師楚毀，命女嗣
乃祖舊官，小輔眾鼓鐘，諫毀，今余唯或嗣命女，嗣均應讀作嗣。爾雅
釋詁：嗣，繼也。左襄三十年傳：「誰其嗣之？」注：嗣，續也。繼續同義。是嗣通
嗣，訓續之證。樂記曰：始奏以文，復亂以武。亂應作嗣。通嗣，訓續。言復
續以武也。又曰：再始以著往，復亂以飭歸。言復續以飭歸也。續與終
義相因，而續義不限於終也。如以亂為終，謂復終以飭歸，則終歸義
復乖於文例矣。楚辭離騷末稱亂曰：王注：亂，理也。此與鄭訓關雎之
亂為理其亂，其誤正同。洪興祖楚辭補注云：國語：其輯之亂，輯成也。

凡作篇章既成撮其大要以為亂辭也。離騷有亂有重。亂者總理一賦之終。重者情志未申更作賦也。按離騷之亂曰亦應作詞曰即重續上文而總束之義。然則關雎之亂本應作關雎之詞。詞讀嗣謂關雎嗣續之篇。關雎凡六篇。葛覃卷耳鵲巢采芣采蘋均其續篇也。

子有亂臣十人

伯秦

馬融曰亂治也。治官者十人。按臣字後人所增。辨見劉氏正義。亂本應作亂字亦作亂。即古治字。今作治者後起字也。亂司古通用。司即司徒。司馬司空之司。有司二字不連讀。上言舜有臣五人。有司猶有臣也。臣就通名言之。司就職掌言之。稱臣稱司一也。互文耳。若讀亂如字訓治。曰子有治十人。則不辭矣。馬注蓋知其不辭。勢不得不於治下增官字。望文生訓矣。

子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

罕子

鄭玄曰。億謂以意。意有所疑。度必謂成言未然之事。固謂已事因然。

之我謂己言必可用絕此四者為其陷於專愚也。見敦煌卷子本正文意作億按未然之事成否不可知而務期其成者是必也。已事謂已然之事。已然之事是非猶可鑒也。若因其已然而遂然之不論其是非是固也。鄭氏必固之訓為他說所未及故伸述之。

有鄙夫問於我空空如也我叩其兩端而竭焉。罕子

鄭玄曰空空信慤貌叩猶動發兩端猶本末有鄙誕之人問事於我空空如我語之動發本末而盡知之。見敦煌卷子本釋文空空鄭或作慤慤兩端末也按秦伯篇慤慤而不信鄭注慤慤誠慤也誠慤與信慤義同古籍空空亦作款款空款雙聲楚辭卜居吾寧惻惻款款朴以忠乎款款即空空也文選司馬遷報任少卿書誠欲效其款款之愚注款款忠實之貌爾雅釋器鼎款足者謂之鬲款足即空足也鄭謂兩端猶本末則釋文應作兩端本末也今本末上敫本字劉氏正義解鄭注謂凡事物之始皆起微末是據已敫之本緣文生訓也偽孔注

以終始兩端為言。與鄭注同義。焦循謂此兩端即中庸舜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之兩端也。又謂處則以此為學，用則以此為治。通變神化之妙，皆自此兩端而宜之也。按此文係就鄙夫所問之事之本末終始為言，非如焦氏陳義之遠。與中庸執兩用中之義，似同而實異也。

不為酒困罕子

馬融曰：困，亂也。鄭玄曰：酒困，困於酒，謂耽亂。魯讀困為魁，今從古。覲煌卷按：困，魁一音之轉。並溪紐一等字。以韻言之，魁，脂部。困，諄部。脂子本諄，陰陽對轉。儀禮大射儀：既拾取矢，柶之注。古文柶作魁，是其證。禮記檀弓：請問居從父昆弟之仇，如之何？曰：不為魁。注：魁，猶首也。漢書游俠傳：閭里之俠，原涉為魁。魁亦首也。不為酒魁，與不為魁為魁，詞例反正相仿。鄉黨篇：唯酒無量，不及亂。明夫子不亂，自不為飲之魁首也。然則古讀困如字，魯讀困為魁，義可並存。

仍舊貫如之何進先

鄭玄曰魯讀仍為仁。今從古。按揚雄將作大匠箴。或作長府。而閔子不仁。惠棟九經古義謂用魯論也。臧庸云魯讀仁字為句。言仁在舊貫。改作是不仁也。義雖通而稍迂。古作仍字。義益明。故鄭從之。仍仁音相近也。按自來解者均未達魯讀仍為仁之義。仁。尼。古本同字。尼古夷字。金文夷狄之夷作尸。晚周古文作尼。孝經仲尼居釋文。尼古夷字也。漢書高帝紀。司馬尼將兵北定楚地。注。尼古夷字。汗簡尸部引古尚書。夷字作尼。說文仁之古文作尼。章炳麟小學答問謂山海經以仁羿為夷羿。按海內西經。非仁羿莫能上岡之巖。郝氏箋疏謂仁仍古字通。仁羿即楚詞仍羽人。是仍通仁。仁即尼。即夷之證。夷為醜夷等夷之夷。此謂等於舊貫而不改作如之何也。是魯讀仍為仁。即魯讀仍為夷也。清儒誤以仁為仁德之仁。遂不可解結。故魯論之義晦而不彰矣。

膚受之愬

顏淵

馬融曰：膚受之愬，皮膚外語，非其內實。按皮膚外語不應，但曰膚浸潤之譖，膚受之愬，均就譖愬者言之。下云不行焉，方就聽者言之。是受字殊無所承，且浸潤與膚受文不相麗。舊解乃望文生訓，於文義詞例均有未符。膚受應讀作覲縷。金文覲自覲字作訂類篇見部謂覲俗从爾誤矣辨見黃承吉說

膚盧古本同字，後世岐而二之。說文：臚，皮也。膚，籀文臚。按金文鑑字通作鑛，亦作盧。是膚即盧也。盧，覲並來母一等字。縷，从婁聲。古韻隸侯部。受，古韻隸幽部。侯，幽通諧。然則盧、覲雙聲。受、縷疊韻。覲，縷即膚受之轉語。文選七發：未能縷形其所由然也。李注：縷，覲縷也。玉篇見部：覲，縷委曲也。廣韻九虞：覲，謾委曲。縷，同縷。覲，縷亦作囉。噓，類篇口部：囉，噓多言也。是膚受覲，縷覲，謾囉，噓並一音之轉。浸潤就時閒之積漸言之，覲，縷就陳說之委曲言之。自古賢良為讒賊中傷，譖之以積漸，愬之以委曲，邪枉得意，忠正含冤，非有賢聖明遠之資，其孰能

燭幽洞隱迸而棄之哉。豈獨屈原忠臣伯奇孤子之罹於主人誣陷已乎。秦漢以降。彈章劾牘。說奸述佞。動輒千言。均不逮夫子之說。要言不煩。適中宜繁也。

子路無宿諾

顏淵

集解宿猶豫也。子路篤信。恐臨時多故。故不豫諾。按劉氏正義訓宿為留義亦可通。集解謂宿猶豫者。宿乃夙之借字。說文宿止也。从宀。宿聲。宿古文夙。又夙早敬也。古文作宿。周書寤儆戒維宿。注宿古文夙。管子禁藏宿夜不出者。利在水也。宿夜即夙夜。夙同夙。金文夙夜乃恆語。惟窻叔毀作宿夜。是宿夙音近字通之證。夙字卜辭作夙。金文作夙。从月从夙。象夙興奉月之形。故夙之通詁訓早。早與豫義同。

奪伯氏駢邑三百問憲

鄭玄曰伯氏齊大夫伯氏駢邑三百家是齊下大夫之制劉氏正義

引易訟九二其邑人三百戶為證。又引荀子仲尼篇言齊桓公立管仲為仲父與之書社三百。謂書駢邑社中之人三百家也。按於三百下增家字。乃鄭氏之誤解。易訟爻辭以三百戶承邑人為言。與此但言駢邑三百者有別。管仲於齊豈能比下大夫之制。說者謂管仲所受之邑自不止此。奪諸伯氏者僅此數耳。其說亦非。弓縛。余錫。女釐。都。膏。劓。其縣三百。綸。縛。侯。氏。錫。之。邑。二百。又。九。十。又。九。邑。與。鄆。之。民。人。都。鄙。弓。縛。綸。縛。均。係。齊。器。綸。縛。所。言。邑。數。較。三。百。祇。差。一。邑。耳。說。文。駢。作。絕。云。地。名。从。邑。并。聲。疑。鄆。即。古。文。絕。字。通。言。之。社。也。縣。也。邑。也。一。也。其。名。異。耳。不。滯。於。周。禮。小。司。徒。四。井。為。邑。之。說。也。

仲叔圉治賓客。祝鮀治宗廟。王孫賈治軍旅。

憲問

按三治字本應作嗣。嗣通司。詳泰伯篇。司就其職。掌言之。司賓客即行人之職。司宗廟即宗伯之職。司軍旅即司馬之職。管子君臣上官治者耳目之治也。官治即左隱五年傳官司之守之官司。君臣下治。

斧鉞者不敢讓刑治。軒冕者不敢讓賞治。均應讀作司。荀子王制治田之事也。治市之事也。治田即司田。治市即司市。墨子耕柱治徒娛即司徒。娛後人不知治之初文作嗣。遂以治為治理。似是而實非矣。有荷蕢而過孔氏之門者。憲問

說文：贅，艸器也。从艸，贅聲。古文贅象形。論語曰：有荷臯而過孔氏之門。又贅物不賤也。从貝，臯聲。臯，古文贅。按臯字本應作貝。金文遺字从之。疥，作父戊鼎。文考：貝寶賚，弗敢喪。賚即責，即積。金文：積，積均。省作賚。言文考所遺留之寶貴積聚，弗敢喪失也。一說積謂薪米也。左傳三十三年傳居則具一日之積。注：積，芻米菜薪。周禮司儀主國五積。注：賓所停止則積。小臣缶，錫王錫小臣缶。禹費五年言王以禹地所產薪米之屬。錫小臣缶以遺。缶，遺作。王孫遺者鐘作。習鼎作。金文編以不五年為度也。遺，缶，遺作。王孫遺者鐘作。習鼎作。金文編以不。从貝者列入坫，象失之。象兩手掬物下墜之形。當為遺之初文。孽乳从彳而遺亡之義。益顯。古文从彳與否每無別。如卜辭遘亦省作。金文遘作啻。即其證。習鼎遺作積。从彳與从彳同。从貝亦象下墜。

之形得字卜辭作𠄎。金文作𠄎。亦作𠄎。得。遺與得反。正為義。是可知。持貝為得。失物或失貝為遺矣。遺以追切。詩北門與摧為韻。谷風與頽懷為韻。雲漢與推雷摧為韻。遺从貴聲。遺貴聲同。要之。貴遺初本同字。貴為遺之初文。後世岐為二字。凡物遺失則有愛惜之意。故引伸有貴重之義。荀子正論故下安則貴上注。貴猶愛也。說文黃古文作𠄎。乃𠄎之譌。𠄎同賚。或从數點。或从貝一也。此與賚遺。𠄎𠄎變之原委也。

詞畧之類例

陳君哲

文句中文法上必具之詞，隱而不書。而於分析句讀說明文句構造時，必須補充之者，謂之略詞。此種現象，雖為各國所共有。然在吾國文字中則最為習見。推其所以省略之理由，蓋求句讀之修整，文辭之簡潔，詞之省略，實為其主要方法。非僅僅為寫作時求簡省也。唯吾人應注意者，文詞之省，並非漫無限制。必須依據人所易知，無俟顯言，雖省而文義不晦之原則。文句中諸詞，藉心理上聯想，或類推之作用，彼此相連，彼此相限，起關係上包暈之感。藉以避免繁複重累。雖省而一若未省者。若以修辭省略而晦其義。使讀者茫然不知所謂。不但不足取法，而且遠失為文之旨。古籍中因省而文義鬱而不明之例甚多。不足以為法也。茲集例歸納，得其類例，約分為六。

〔一〕主詞省略

主詞在文句中以省略為常，而為略詞之最習見者。此類又可別之為五。

(1) 議事論道之文，其主詞常省。例如

1. 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論語

2. 蓋聞天與弗取，反受其咎。時至不行，反受其殃。史記淮陰侯傳

以上二例，文中「道」「敬」「信」「節」「愛」「使」「聞」「取」「受」「行」「受」諸叙詞，均無主詞。蓋所指之主詞爲何，人所易知無俟顯言也。

(2) 對問之文其主詞亦常省。例如

入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X〕古之賢人也。曰，〔X〕怨乎。曰，〔X〕求仁而得仁〔X〕有何怨

。論語

上例爲孔子與子貢對問之文。句中主詞，雖隱而不書，而所指之爲何。固無俟顯言而後知也。

(3) 命戒之文。例如

入自明！入自明，則可以生。不入自明，則不可以生。穀梁傳

此爲里克命戒申生之文。「入自明」可以生「諸叙詞，均省去其主詞。

(4) 蒙上主詞而省。例如

鑑明，則塵垢不止。〔X〕止，則〔X〕不明也。莊子德充符

叙詞「止」字之主詞爲塵垢。「不明」之主詞爲「鑑」。均見上文，故省。

(5) 蒙上止詞而省，例如

晉侯朝王。……請隧，〔X〕弗許。……〔X〕與之陽樊溫原攢茅之田。左傳

文中「許」「與」之主詞爲「王」。而「王」字則爲上文「朝」字之止詞。

〔二〕敘詞省略，亦可別爲三類。

(1) 蒙上敘詞而省。例如

吾聞其以堯舜之道要湯。未聞以割烹〔X〕也。孟子

(2) 涉下敘詞而省。例如

吾門待子門〔X〕而大。史記呂不韋傳

上列二例一以敘詞「要湯」，已見前文，隱而不書。一以逆探後文敘詞「大」而預省上詞。

(3) 文義相限，雖不明書，而其義自顯者。

1. 人主唯〔X〕天下安，社稷固，不耳。漢書賈誼傳

2. 楚人上左，君必〔X〕左。左傳

右二例「唯」及「必」後之敘詞，雖未明書。其所省之詞，以文義相限，可以推測而得。

〔三〕依定式而省

文句之有定式者，其方式爲人所共知。雖有詞略，而仍不晦其義。故略詞多從定式文句中見之。此類可別爲六。

(1) 殿「者」字於句讀之後，說明因果。所略之詞概爲「者」「以」及「敘述其因句讀之主詞」。

句式：〔……〕〔果〕……者以……〔因〕……也〕例如：

士不遠千里而至者，以君能貴士而賤妾也。史記平原君傳

此例中無略詞，其有略詞者。

1. 先帝屬將軍以幼孤，寄將軍以天下〔X〕，以將軍忠賢能安社稷也。漢書霍光傳

2. 事未大濟者，〔X〕明神未至也。晏子春秋

3. 公所以重於燕者以〔X〕習胡事也。漢書虞絳傳

右三例爲同一句式。第一例之略詞爲「者」字。第二例爲「以」字。三例則爲追叙其因文句之主詞。

(2) 句式：「於」+「名詞或與名詞同一職能之詞」+「何」+「有」例如

1. 由也果，於從政乎何有。論語 言於從政乎有何「難」也。

2. 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孟子 言於王有何「患」也。

3. 臣何有於死。楚語 言臣於死有何「畏」也。

4. 於答是也，何有。孟子 言於答是，有何難也。

於此類方式文句中，「何」字所飾名詞常省。右四例之「難」「患」「畏」「難」均所省之名詞也。

(3) 從「是」字助成之倒詞文句。

句式：「唯」+「止詞」+「是」+「他動詞」例如

唯德是依。唯利是圖。

右三例句中無略詞，其有略詞者。

1. 唯前帝王之憲。漢書董仲舒傳猶云唯前帝王之憲是則是法也。

2. 舉匈奴之衆，唯上之令。漢書賈誼傳猶云，唯上之令是從是聽也。

(4) 用「孰」字於商較文句。此類文句所較靜詞常省。

句式：「較者」+「與」+「所較者」+「孰」+「靜詞」例如

女與回也孰愈。論語 禮與食孰重。孟子

上二例均無略詞。其有略詞者。

1. 陛下精兵孰與楚。史記陳丞相世家猶云陛下精兵與楚孰強也。

2. 公之視廉將軍，孰與秦王。史記廉頗藺相如傳猶云，廉將軍與秦王孰威強也。

以上二例，不但略去「衆」「強」「威強」諸靜詞，而文中諸詞又復倒置。蓋以此種句式，爲人所習用而習

見。雖略詞倒詞並用，其義仍不晦也。

(5) 「差比」與「極比」之句式。

A. 差比句式：「主詞」+「靜詞」+「於」+「司詞」例如

季氏富於周公。論語 此例無略詞。

其有略詞者。

1. 退而讓顏，名重〔X〕太山。史廉頗藺相如傳 名重太山猶云名重於太山也。

? 君子聞之曰，召忽之死也，賢〔X〕其生也。管仲之生也，賢〔X〕其死也。管子大匡猶云賢〔於〕其生也。賢〔於〕其死也。

B. 極比句式：「莫或無」+「靜詞」+「於或乎」+「司詞」〔例如

天下莫大於秋毫之末，而太山爲小。莫壽乎殤子，而彭祖爲夭。莊子齊物論

右例無略詞。此類文句與差比文句相同，亦常省略其介詞「於」字。例如

1. 敵邑之王，所甚悅者，無大〔X〕大王。唯儀之所甚願爲臣者，亦無大〔X〕大王。戰國策秦策兩句無
大大王，均無大「於」大王也。

2. 宗室將相王侯，以爲莫宜〔X〕寡人。史記文帝本紀 言以爲莫宜「於」寡人也。

(6) 受動式之「爲」所「省略

句式：「主詞」+「爲」+「讀之主詞」+「所」+「外動詞」

例：衛尉李廣爲虜所得。史記衛青傳

右例無略詞。其有略詞者。或省「所」字，或省「爲」字。

A. 省「所」字例

至於子胥沈江。比干剖心。此二子者，世謂忠臣也。然卒爲天下〔X〕笑。莊子盜跖 言卒爲天下「所」笑也。

B.省「爲」字例

「尊撥劇整亂，誅暴禁邪。皆〔X〕前所稀有。名將所不及。」漢書王尊傳

〔四〕兩詞間（動詞與動詞，或介詞與動詞，）之止詞，或司詞之省略。

（1）「使」+「動詞」

1. 宣王使〔X〕執而戮之。史記周本紀言宣王使「人」執而戮之也。

2. 彼奪其民時，使〔X〕不得耕耨。孟子言使「之」不得耕耨也。

右二例文中「人」之「」二字，爲人所易知，無俟顯言。故省。

（2）「以」+「動詞」

治亂天邪。曰，日月星辰瑞歷，是禹桀之所同也。禹以〔X〕治，桀以〔X〕亂，治亂非天也。荀子天論

禹以治，桀以亂者，禹以「之」治桀以「之」亂也。「之」爲易知之詞，故省。

（3）「與」+「動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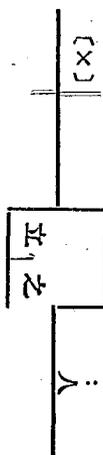
知無用，始可與〔X〕言用矣。莊子外物文中介詞「與」後司詞「之」字省略。亦爲易知之詞也。

（4）「爲」+「動詞」

仲尼，天下聖人也。修行明道，以游海內。海內說其仁，美其義，而爲〔X〕服役者，七十人。韓子五

蠡猶云，而爲「之」服役者七十人也。

〔者〕可立



2. 士爲知己用，女爲悅己容。漢書司馬遷傳 而史記刺客傳，正作士爲知己「者」死，女爲悅己「者」容。此「者」字爲接讀代詞，故可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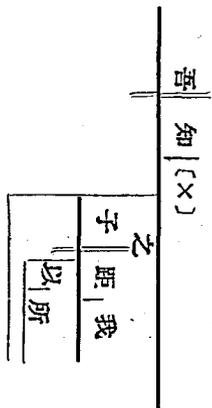
C. 殿句讀之後，說明因果時，亦時省略。

螻無爪牙之利，筋骨之強，上食埃土，下飲黃泉〔X〕，用心一也。荀子勸學言下飲黃泉「者」，用心一也。

(2)「所」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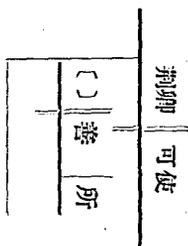
(A)「所」字用爲接讀代詞時，其前詞常省。例如

吾知子之所以距我。學字各同文中省略之詞，爲「所」字之前詞。以圖解分析之自明。



(B)由「所」字構成之讀，其主詞亦常省。例如

所善荆卿可使。史記刺客傳閱左列圖解，即可知所省者，爲「所讀」之主詞。



(C)司「所」字之介詞「以」爲「以」二字，常隱而不書。

(A)「以」字省。

1. 國之所(×)存者，幸也。孟子 即國之所「以」存者，幸也。「以」介詞「所」爲其所司而省。

2. 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孟子 猶云，欲以所「以」事孔子者，事之也。此例「所」字，亦爲省略介詞「以」字所司。

(B)「爲」字省

所(×)貴於天下之士者，爲人排患釋難解紛亂，而無所取也。國策 所貴於天下之士者，猶云，所「爲」貴於天下之士者也。「爲」介詞，司「所」字，隱而不書。

(3)「之」字

「之」字用爲引讀連詞時，在文中不爲義。用之省之，於文義無所增損。故常省略。例如

1. 民〔X〕望之，若大旱之望雲霓也。孟子梁惠王下

2. 民〔之〕望之，若大旱之望雨也。孟子滕文公

右二例，同爲孟子之文。第一例引讀「之」字省去，第二例則未省。

(4) 介詞「於」字，其所司指地或指人，則常省略。

(A) 所司指地

見燕使者〔X〕咸陽宮。史記刺客傳言見燕使者於咸陽宮也。咸陽宮司詞指地，故省。

(B) 所司指人

請奉盆餼〔X〕秦王，以相娛樂。史記廉頗藺相如傳猶云，請奉盆餼於秦王也。司詞，「秦王」指人，而

其介詞「於」省。

(5) 自動詞「爲」字爲副詞所飾，則常省略。例如

1. 舜本〔X〕臣敝素所厚吏。漢書張敞傳

2. 其妻問所與飲食者，則盡〔X〕富貴也。孟子

3. 丘之所爲，皆〔X〕吾之所棄也。莊子盜跖

右三例文中，「本」「盡」「皆」均飾自動詞「爲」字之副詞，而「爲」省。

〔六〕管制衣裳冠履車馬諸名之外動詞，常隱而不書。例如

1. 衛文公〔X〕大布之衣，〔X〕大帛之冠。左傳

2. 王〔X〕皮冠，〔X〕秦復陶，〔X〕翠被，〔X〕豹舄，執鞭以出。左傳

3. 秦王子嬰，〔X〕素車白馬，係頭以組。史記高祖本紀

右三例，文中管制衣裳冠履車馬諸名之外動詞，如「冠」「衣」「被」「履」「乘」「駕」諸詞均省。

以上所舉。以擎索之時短促，集例無多，甚難備善。疏漏譌誤，自不能免。深望諸先生有以補苴而匡正之也。

禪母古音讀如定母說

周祖謨

禪母古音讀如定母，駢春黃季剛先生著音略已先有此說，惟僅舉垂字一文示例，語焉不詳，學者猶未能深信不疑。蓋欲知古聲母之讀音若何，非審覈本母諸字之諧聲及經籍異文之通假，無以明其條貫也。至如高本漢之著漢語分析字典 (Analytic Dictionary of Chinese and Sino-Japanese)，雖嘗就諧聲之關係，證明禪母之古音當與定母相近，然亦未能與故籍之音訓文字之通假相參驗，故審音之事雖密，而疏通考證之功猶有未備。今取說文廣韻所收之禪母字，重加尋案，推衍其義。由文字之諧聲，以求諸字得聲之原。由經籍之異文，以窺聲音通轉之迹。倫理既具，乃比次成說，用補前賢之未逮，而後之學者，亦將以爲說字解經之助焉。

一、由文字諧聲推求禪母古音

夫正齒音古讀爲舌音，錢大昕首發其端。其論舌音類隔之說不可信一文，嘗藉說文諧聲及經籍異文，以證知照二母古音皆讀舌頭矣。爾後夏燮作述韻，復列舌齒出入諸證，一本錢氏之說，而又引申推廣之。其言曰：

舌齒之混，幾於左右遇之，然舌上之闌入於正齒者最多。中略 大氏一證以說文偏旁，則不齊者可

以齊之。有以本音證得聲之字之誤者，卷中所論鍾從重聲，植從直聲，純從屯聲，終從冬聲，此以本音證其誤。中略更有即得聲之字，以證本音之誤者。如都堵等字皆從者聲，儋澹等字皆從詹聲，經姪等字皆從至聲，揮唾等字皆從垂聲，以此證本音之闕入於齒改而歸之舌。見述韻卷九

此即前人據文字諧聲推求古音之法。觀禪母字之諧聲，有從本母字而得聲者，指其最初聲母而言有從他母字而得聲者。從他母字而得聲者，可藉其所從得聲之字，考定其古音。從本母字而得聲者，可藉同從此聲之字，推尋而得。二者交互為證，則本紐諸字之古音，不難知之矣。今先就禪母字之以他母字為聲者論之：

鑪蜀庸切又慵羈庸切從庸聲庸從用聲用余頌切本文所注反語皆出自廣韻引用他書時始分別注明

沈常秋切又沈氏任切從尤聲尤餘針切

鋌市連切又鋌以然切從延聲延以然切說文延從了聲今不從

蝮署魚切又蝮以諸切從余聲余以諸切

聖承與切又聖以諸切從野聲野承與切又野羊者切從予聲予以諸切又余呂切

紉市疏切又紉由以周二切從由聲由以周二切

鏡視遮切向純又式支施智二切從施聲施從也聲者切

狝承紙切又狝神靜切從也聲

刻時稟切又刻以冉切從炎聲炎千廉切案炎古音當與噉母四等字同類詳音運乾噉母古韻考

視承矢常 視古文 從示聲示神利二切

淑殊六 淑叔聲 叔從未聲 未式竹切

探視占 從突聲突大徐式針切

以上諸字皆從照母三等一類字得聲，照穿牀三等字古音讀爲舌音，錢氏黃氏高氏均已證明，禪母古音當亦相同。淑字從叔，叔審母字，古音讀如弔。

拾是執切 從合聲，合匣母字。古音讀如羣母案從合得聲者有牙喉音及舌音兩類。文字諧聲上一聲而兼有二音者甚多讀爲舌音者，如

薯他合答都切 等字皆是。拾字當亦屬舌音一類。從拾聲者如湣字音丑入切，亦舌音也。

攝時攝切 又從聿聲。聿，廣韻尼輒切，娘母字。古音讀如泥母案聿古亦有定母一讀。如禮記少儀聿而切之爲膾

注聿之言牒也。牒徒協切又皆聿而不切，皆聿而切之，周禮醴人注聿皆作牒，直葉切是其證。攝從聿聲

，古音當讀如定母。

擗視古切又昨從尋聲。案尋徐林切，邪母字，古音蓋讀與定母相近。本錢玄同說高本漢以爲邪母古音與從母相近定從二母音本相近即錢大昕同位相轉之說也

稽是執切又似從習聲。習似入切入徒協二切邪母字

輕市緣切 從全聲。案全疾緣切，從母字，從全聲之字如詮銓筌荃等皆讀清母。此緣切輕，說文讀若鏗，

亦清母字，是輕之讀爲禪母，蓋由齒頭音變來。

擗稽等字所從之聲母雖非舌音一系，然其古音蓋與定母極相近。

噬漉遼時制切從筵聲，筵時制切，禪母字。

涉時攝切禪母字。

上時掌切禪母字。

由上觀之，此類以本母字爲聲母者，其同一聲母所諧之字，讀爲舌音及正齒音照母者甚多。正齒音古讀爲舌音，則此類禪母字之古音亦讀爲舌音也。故高本漢根據此等諧聲之現象，而擬定禪母之古音爲舌面破裂之濁音 d ，以與定 d' 澄 $\text{d}'\text{i}$ 牀 d 喻 d 諸母相配，後世 d 變爲 dz ，至切韻時代復變爲 z (cf. Anal. Dic. p. 25)。條理秩如，足備一說矣。惟細考前代反語，如玉篇經典釋文等書，牀禪本爲一母，隋唐以下之韻書雖分爲二，而一字之歸類亦未一致，此讀牀而彼讀禪，大徐說文反切與廣韻有不同卽其例可知牀禪之分原爲後世一部分方音之現象，唐末字母猶未區分，是古音本爲一類也。(見 *Phonologie Chinoise* pp. 449-450) 若由經籍異文考之，牀禪二母相通之處亦多。足證高氏之擬音，牀禪分爲二類，猶與音韻歷史不合。分析字與學研究之舊說，以爲晉隋之間牀禪二母均爲舌面破裂摩擦之濁音，一送氣，一不送氣，恐非確論。今改擬禪母之古音爲 d ，與牀爲一類，至切韻時代變爲 dz 東晉時佛典之譯文猶以禪那(當梵文之 *Chana*)或較高氏之說略爲近真也。

二、由經籍異文以考證禪母古音

由經籍之異文以考證古音，清人應用最廣。原於文字之通假，本乎聲音，其音相同，則其字可通。考經籍之異文，除形近義通者外，大抵與聲音有關，故欲明古音，自可因其通假之迹以求之。昔錢氏之

考定古無輕唇音舌上音，並舉經籍異文爲證，鈎貫羣書，發微索隱，誠能妙達神指。今論定禪母古音，即略依其例，謹就平日讀書疏記所得，比輯於後，兼取故書之音訓以爲佐證。蓋古人之爲傳注訓詁者，皆通貫聲韻，因聲以求義，爲解經不易之法。今取其音釋，以證古音，亦足與異文之通假相關發也。

噓古讀如啞 易履「虎尾不啞人，亨。」文選潘安仁西征賦云：「履虎尾而不噓，啞作噓。李善云：

「鄭玄注本爲噓。」案易釋文「啞，直結反。」噓母字，古當讀爲定母，噓古音蓋與啞同音，故啞亦作噓。噓又讀如逮，詩唐風有杕之杜「噓肯適我」，傳云：「噓，逮也。」逮，廣韻徒耐特計二切。噓，韓詩作

，詩邶風日月傳云：「逝，逮也。」與噓音義並同。噓，爾雅釋詁亦作遯。

滯古讀如滯 雍遼地名，左傳定公四年「楚人爲食，吳人及之，奔食而從之，敗諸雍澁，五戰及郢。」

吳越春秋閻內傳云：「會楚人食，吳因奔而擊破之雍滯，五戰徑至於郢。」雍滯即雍澁，滯古與滯聲同。滯廣韻直例切，澄母字。

誓古亦作矢 論語雍也篇「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釋文孔注云：「矢，誓也。」案矢誓聲同，矢審母字，古音讀如定母。如雉從矢聲，廣韻直几切，屬澄母。說文「矢，陳也。」亦取

雙聲爲訓。是其證。見拙著審母古音考

時古讀如待 易蹇象傳「往蹇來譽，宜待也。」張璠本作「宜時也。」又歸妹象傳「愆期之志，有待而行也。」釋文云：「一本待作時。」案時待古爲雙聲。待，廣韻徒亥切。時又讀如代，莊子徐无鬼篇

云：「莖也，桔梗也，雞靡也，豕零也，是時爲帝者也。」淮南子說林篇云：「譬若早歲之士龍，疾疫之芻狗，是時爲帝者也。」又齊俗篇云：「見雨則裘不用，升堂則蓑不御，此代爲帝者也。」三文句例並同，或作時，或作代，時代聲同義通耳。

侍古讀如待

呂氏春秋審時篇「辟米不得侍定熟，

句、從王念孫說。

叩天而死。」高注云：「侍或作待。」

侍古亦讀如待

儀禮士昏禮「媵侍於戶外」，

鄭注云：「今文侍作待。」又莊子田子方篇「孔子便而待

之，」釋文云：「待或作侍。」史記季布傳「汝陰侯滕公心知朱家大俠，意季布匿其所，迺許曰諾，待間果言如朱家指。」漢書待作侍。此皆侍待相通之證。

受古讀如紂 書牧誓序「與受戰于牧野」，說文垌字下引作「與紂戰于毋野」。又秦誓中「受有億兆夷人」，左傳昭公二十四年作紂。秦誓下「予克受」，禮記坊記均作紂。是受紂古音相同。紂，廣韻除柳切，澄母字也。受又讀如得，讀如待。如書嘉禾序「周公既得命禾」，史記魯世家作「周公既受命禾」。益稷「以昭受上帝」，史記夏本紀作「以昭待上帝命」，是其證也。

純古讀如屯 詩召南野有死麕「白茅純束」，鄭箋純讀爲屯。釋文曰：「純徒本反，沈云：鄭徒尊反。屯，舊徒本反，沈徒尊反。」是純屯音同，皆定母字也。又左傳襄公十八年「執孫臏于純留」，釋文：「純徒溫反。戰國策秦策「當屯留之道」，屯留即純留。漢書地理志上黨郡亦作屯留，是純屯古爲一音無疑。純乃屯之孳乳字也。又純與敦聲近義通，楚辭九章惜往日「心純龐而不泄兮」王注：素性敦厚，慎語言也。潛夫

論本訓篇云：「淳粹之氣，生敦龐之民。」純龐即敦龐。敦廣韻都昆切，純敦聲近，故得通用。

肫古讀如惇 禮記中庸「肫肫其仁」，鄭注：「肫肫讀如誨爾惇惇之惇。惇惇懇誠貌也。肫肫或爲純純。」釋文：肫依注音之淳反。案「誨爾惇惇」，今詩大雅抑作「誨爾諄諄」，釋文肫音之淳反，即讀肫如諄也。諄照母字，古讀如端母。

淳古與敦聲近義通 周禮內宰「出其度量淳制」，鄭注：故書淳爲敦。又孟子「薄夫敦」，後漢書荀淑傳論云：「薄夫以淳」，淳即敦也。又史記絳侯世家「勃爲人木彊敦厚」，漢書朱邑傳謂邑爲人淳厚，篤於故舊，淳厚亦即敦厚。淳字亦作醇，如漢書景帝紀贊云：「移風易俗，黎民醇厚。」是也。

醇古與惇聲近義通 漢書公孫弘傳「唯慶_{謂石}以惇謹終復相位」，顏注：「惇，厚也，音敦。」史記萬石君傳「事不關決於丞相，丞相醇謹而已。」醇謹即惇謹，醇惇古聲相近。

尙古讀如當 史記灌夫傳「即宮車晏駕，非大王立當誰哉。」漢書作「非大王立，尙誰立哉。」又史記淮南王安傳「即宮車一日晏駕，非大王當誰立者。」漢書作「非王尙誰立者」，是尙當音近義同。尙古又讀如長，漢書地理志上黨郡有長子縣，顏注：「長讀曰長短之長。」_{廣韻直良切屬澄母}竹書紀年周顯王十年

「鄉取屯留尙子」，尙子即長子，是尙與長古聲相近也。

常古讀如棠 詩常棣「常棣之華，鄂不韡韡。」常棣古書或作棠棣。漢書杜鄴傳云：「夫戚而不見殊，孰能無怨，此案棣角弓之詩所爲作也。」又蔡邕彭城姜伯淮碑云：「有棠棣之華，尊韡之度。」文選曹

植求通親表云：「遠慕鹿鳴君臣之宴，中詠棠棣匪他之誠。」字均作棠，是常棠古爲雙聲。棠廣韻徒郎切，屬定母。又棠棣亦作唐棣，詩云：「何彼穠矣，唐棣之華。」傳曰：「唐棣，移也。」案說文云：「移，棠棣也。」是棠唐音同，棠棣與唐棣爲一物也。唐棠常三字同音，故相通假，常今讀爲禪母，古當讀爲定母也。又國語齊語「管子對曰：以魯爲主，反其侵地棠潛。」棠潛管子小匡篇作常潛，亦棠常相通之證。常亦通作堂，管子小稱篇「臣願君之遠易牙豎刁堂巫公子開方。」呂氏春秋知接篇堂巫作常之巫，是也。常古又與著聲近義通，周禮春官大史曰：「祭之日，執書以次位常。」國語周語曰：「大夫士日恪位著，以儆其官。」位常與位著同義。左傳昭公十一年云：「朝有著定」，案著者言其所立之位也。著徐邈音治居反著亦作宁，禮記曲禮「天子當宁而立」。爾雅釋宮曰：「中庭之左右謂之位，門屏之間謂之宁。」著宁音同，皆澄母字。

嘗古讀如當 孟子萬章篇云：「孔子不悅於魯術，遭宋桓司馬將要而殺之，微服而過宋，是時孔子當隄。」說苑至公篇當隄作嘗隄，當嘗聲近故通用。又荀子君子篇「先祖當賢，後子孫必顯。」當即嘗也。嘗試古亦作當試，如荀子正名篇曰：「嘗試深觀其隱而難察者」。性惡篇曰：「當試去君上之勢」。

當試即嘗試也。

償古讀如當 戰國策秦策「亡於秦而取償於齊。」漢書匈奴傳「漢出三千餘騎，爲三道並入匈奴，捕虜得數千人還，匈奴終不敢取償。」顏注曰：「當者報其直。」案取當即取償，償當聲近義通。

蒙古音與堂相近 詩小雅裳裳者華傳曰：「裳裳猶堂堂也。」

辰古與夷聲相近。左傳宣公十一年經：「夏，楚子陳侯鄧伯盟于辰陵。」穀梁辰陵作夷陵。夷喻母字，

古音讀如定母 又說文娠，螳子也。從虫氏聲。古文作，從辰土。娠大徐音直尼切。遵母字也。是辰亦與氏聲相近。

氏廣韻都奚切。

辰辰古音與軫相近 左傳成公十七年經：「公孫嬰卒於狸辰。」狸辰穀梁作狸辰，公羊作狸軫。軫，釋

文之忍反，照母字，古讀端母。辰辰與軫古聲相近。

晨古音與仲相近 釋名釋天云：「晨，仲也，且而日光復仲見也。」案仲審母字，古當讀如定母，仲從

中聲，從中者如電如陳如神，古音均讀爲定母也。

壽古讀如疇 荀子大略篇「堯學於君疇」，君疇漢書古今人表作尹壽。疇廣韻直由切，壽古音當讀如疇

。又左傳襄公十二年經「吳子乘卒」，傳作壽夢。十年傳正義引服虔云壽夢發聲吳變。夷言多發聲數語共成一言壽夢一言。案乘牀母字，古讀如定

母，壽古讀如疇，與乘聲近，故相通假。

是古讀如提 公羊傳僖公十六年經「是月六鷁退飛過宋都」，釋文云：「是月如字，或一音徒兮反。」

盧文弨曰：「是月有作提月者，故一音徒兮反。初學記晦日條引此作提月。」

媼古讀如提 說文：媼，諦也。爾雅釋訓：媼媼，安也。釋文音徒低反。案楚辭九章怨世云：「西施媼

媼而不得見兮，」王注：「媼媼好貌也。詩曰好人媼媼。」案今詩葛屨字作提提，傳云：「提提安諦

也。」是媞媞與提提音義並同。說文一曰江淮之間謂母爲媞，案方言六：南楚瀑滙之間婦妣曰母妣，郭注：妣音多，是媞與妣亦音近義通。又媞古亦假作緹，爾雅釋草「蒿侯莎，其實媞。」夏小正月緹縞，字作緹。緹廣韻杜奚切。由上可證媞之古音本讀如定母，今廣韻音承紙杜奚二切，承紙一音爲後世之變音耳。

從古讀如提 說文云：「從徙行兒也」。案詩葛屨「好人提提」，正義引孫炎曰：「提提行步之安也。」則從徙即提提，音義並同。方言六：徙用行也，郭注：徙度指反。從錢釋箋疏是此字古音當讀如定母。廣韻音承紙池爾一切，承紙一音，亦後世之變音也。

謔古讀如題 禮記大學「願謔天之明命」，鄭注：「謔，或爲題。」釋文：題，徐徒兮反。又方言六：證謔謔也，郭注謔音帝。

是寔古與實聲近義通 左傳昭公七年「實爲夏郊」，說苑辨物篇及水經淮水注實並引作是。書仲虺之誥「寔繁有徒」，左傳昭公二十八年作「實蕃有徒」。寔寔相通之例甚多案實廣韻神質切，牀母三等字，古音讀如定母。寔是二字既與實字通用，則古聲當與實字相近。

禛古與祇聲近義通 易復「无祇悔」，釋文祇音支。王肅本作禛。又坎「祇既平」，京房本祇作禛。說文同

史記韓安國傳「禛取辱耳」，漢書禛作祇，皆禛祇相通之證。祇照母字，古音讀如端母。禛古讀如定母，故與祇字聲近相假。又漢書司馬相如傳「中外禛福」，史記禛作提，是禛提古爲雙聲。今廣韻禛

有承紙杜奚二切，杜奚者此字之本音，承紙者此字之變音也。

甚古音讀如知 案廣韻云：「甚母草，即知母草，出字林。」是甚知聲音相近。

單廣韻有端母禪母兩讀，單父縣及姓均讀禪母，單複義始讀端母。案正齒一音古亦當讀舌音。史記鄧世

家「鄧厲公突因傑人殺其大夫單伯」，單伯左傳桓公十五年作禮伯。釋文從徒丹反史記仲尼弟子列傳「宓不

齊字子賤，爲單父宰。」單父呂氏春秋具備篇淮南子道應篇秦族篇均作單父。宜廣韻多早切是其證矣。

蟬古與螭聲同通用 禮記月令云：「仲夏之月，蟬始鳴。」逸周書時訓解作「螭始鳴。」史記屈原列傳

云：「蟬蛻於濁穢。」春秋繁露天道施蟬作螭。案方言云：「蟬楚謂之螭，」卷十是蟬螭一物也。蟬

之作螭，方音之異耳。蟬螭古聲蓋同，故語有遞變，仍不離其聲。螭廣韻徒聊切，定母字也。蟬古又

有提音，漢書地理志樂浪郡有黏蟬縣，蟬服虔音多。古書蟬又與單聲近通假，爾雅釋天太歲在卯曰單

闕，釋文單音丹。案史記賈生列傳索隱云：「單，孫炎作蟬。」漢山陽麟鳳瑞象銘云「青龍起蟬螭」

隸續云永建二年歲在丁卯故此碑用蟬螭字字亦作蟬，是蟬單古聲相近也。

彈古音與單相近 彈見於經傳者皆讀舌音，如詩桑柔傳：彈，單也，與寘音義並同。又說文：「彈，疾

也」，引周禮廬人「句兵欲無彈」，彈今本作彈，是彈彈音同。彈徒案切惟廣韻仙韻收此字音市連切，訓

態也，且與儻爲一字。案態也一訓蓋本莊子漢書。莊子田子方云：「儻儻然不趨。」釋文：「李云，

舒閑之貌。」漢書司馬相如傳云：「青龍吻嚙於東箱，象與婉儻於西清。」顏注：「嚙嚙婉儻皆行動

之貌。」是並與態也之訓相合。然儗字莊子釋文音吐祖反，徐邈音但，是儗字古本讀古音，廣韻儗又音徒干切是也。至於漢書之婉嬋字，史記司馬相如傳作婉嬋，嬋古音與單相近，則儗字之讀入禪母，乃後世之轉音，非古音如是也。

禪古與單聲近通用 國語魯語「莒能單均刑法以儀民」，周禮大司樂鄭注單作禪，是禪與單古聲相近。鄒古與多聲相近 漢書地理志沛郡有鄆縣，孟康音多，多端母字。

禪廣韻常演切，屬禪母。案詩東門之墀，釋文墀作壇。壇廣韻徒干切 山海經中山經「青要之山，南望壇洛，」

郭傳壇音壇。壇廣韻徒干切 是壇字古音當讀爲定母也。蘇琳一切經音義卷二十一引韓詩傳曰壇猶坦言平地也 壇聲音既近，故經籍中每相

通假。如左傳襄公二十八年「舍不爲壇」，正義云：「服虔本作壇。」史記孝文紀「其廣增諸祀壇場珪幣」，壇場漢書作壇場皆是。後世語音有變，封土之壇讀爲徒干切，除地之壇乃讀爲常演切矣。

壇古讀如儗 廣韻仙韻禪市連切，注擇援牽引。案擇援即嬋媛。楚辭離騷「女嬃之嬋媛兮」，王逸注

：「嬋媛猶牽引也。」又九章悲回風「忽傾寤以嬋媛」，注：「嬋媛一作擇援，一作儗側。」此從朱澤集注本今王逸

本作擇 據此則擇援嬋媛並與儗側聲音相近。蓋擇援與儗古爲雙聲，援媛與側古爲雙聲。媛援廣韻兩元切爲喻母三等字古音爲

讀爲

嬋古與單聲相近 史記秦楚之際月表云：「五年之間，號令三嬋。」案嬋即詩公劉「其軍三單之單。」

嬋從亼聲，古音蓋與單聲近義通。

社古與土聲近義同 社從示土聲，土社古多通假。如詩玄鳥「宅殷土芒芒」，史記三代世表作「殷社芒芒」。又縣「乃立冢土」，傳訓冢土爲大社，是也。

鞞古音與圍相近 儀禮既夕禮「遂匠納車于階閒」，鄭注云：「車，載柩車。周禮謂之辰車，雜記謂之圍，或作搏。聲讀皆相附耳，末聞孰正」。案今禮記雜記作鞞車，鞞從車耑聲，古音蓋與圍聲相近。韻廣

圍度
官切

箒古讀如顛 說文：箒，判竹圍以盛穀也。淮南精神篇「與守其肅箒，有其非，一實也。」高注：「箒讀顛孫之顛也。」顛，廣韻職緣切。箒字亦作圖，釋名釋宮室云：「圖以草作之圍團然也」，以團釋圖，蓋取雙聲爲訓。

善古與黨聲相近 孟子公孫丑上禹開善言則拜，趙注云：「尙書曰禹拜讜言。」案古文尙書臯陶謨作昌言，段玉裁云今文尙書作黨言。漢崔瑗河間相張平子碑云黨言允諧黨言本尙書黨讜廣韻並音多朗切。孟子作善，蓋善與黨古聲相近。至於今書作昌者，昌穿母字，古當讀爲透母，故與黨亦聲近通假。

膳古與檀爲一字，當亦讀如檀。儀禮既夕禮「載檀」，鄭注云：「古文檀爲膳。」案檀從亼聲，釋文音之然切，古音當讀爲端母。

成古與登聲近義通 禮記月令「蠶事既登」，注云：「登，成也。」淮南子覽冥篇云：「五穀登熟。」

漢書王莽傳云：「五穀成熟。」是登成聲近義通之證。登廣韻都陵切成又讀如重，呂氏春秋音初篇云：「有

娥氏有二佚女，爲之九成之臺，飲食必以鼓。」高注：「成猶重。」是成重古音相近。重廣韻直容切。誠古與賈聲近義通。詩祈父傳：賈，誠也。誠又讀若憚，大戴禮文王官人「鄉黨之間，觀其信憚。」逸周書官人作「觀其信誠」。憚與誠聲相近，義亦因之。盧注訓爲信而敬憚未允。

瞻古與澹音義並同。禮記大傳云：民無不足不瞻者。不瞻，古書每作不澹。漢書食貨志「流民入關者數十萬人，置養澹官。」顏注云：「澹，古瞻字。」瞻字亦作詹，呂氏春秋適音篇「不充則不詹」，高注云：「詹，足也。詹讀如澹然無爲之澹。」廣韻澹徒濫切。

淑古讀如弔廣韻弔多喘 都歷二切。左傳哀公十六年「旻天不弔」，周禮大祝注引作「閔天不淑」。案淑弔音義並同，不弔古之成語，猶言不善也。金文伯叔字及淑善字均作弔，魏三體石經書君奭不弔字古文作弔，是淑弔古音相近也。

承古讀如懲。左傳哀公四年「諸大夫恐其又遷也承」，杜注：「承音懲，蓋楚言。」釋文懲直升反，澄母字。承又讀如繩，詩抑「子孫繩繩」，韓詩外詩引詩作子孫承承。繩牀母字，古音讀如定母，繩之作承，蓋古聲相同。又承與拯古亦通用，易艮「不拯其隨」，釋文拯作承。又列子黃帝篇：「孔子觀於呂梁，一丈夫游之，以爲有苦而欲死者也，使弟子並流而承之。」殷敬順釋文云：「承音拯。」案拯讀蒸字上聲，古讀端母，與承聲相近，故得相假。

石古亦有撓音廣韻擣直爽切。廣雅釋詁云：「石，撓也。」四新書連語篇：「提石之者，猶未肯止。」石當讀

爲橈。橈今通作擲。

蜀古讀如獨

獨廣韻徒谷切

方言云：

「一，蜀也。南楚謂之獨。」郭注曰：「蜀猶獨耳。」卷十爾雅釋山：

「獨者蜀。」蜀亦孤獨之意。是蜀獨音近義通。管子形勢篇云：「上無事，則民自試；抱蜀不言，而廟堂既修。」抱蜀即抱獨也，與老子聖人抱一爲天下式之義同。又蜀與適當爲一字，說文蜀下引詩曰：

「娟娟者蜀。」今詩東山蜀作燭。燭，廣韻音直錄切，澄母字，古讀如定母，蜀燭古當同音。又吳越春秋閩閩內傳客有能相劍者名薛蜀，蜀越絕書作燭，淮南子汜論篇同。燭，廣韻之欲切，照母字，古亦讀爲舌頭音，與蜀輕重小異，故得相通。

屬古與逮聲相近 書梓材「至于屬婦」，孔鮒小爾雅廣義云：「妾婦之賤者謂之屬婦。屬，逮也，逮婦之名，言其微也。」

垂古讀如翫 史記高祖本紀「高祖已擊布軍會甄」，集解甄音直僞反。案漢書作會垂，是垂古與甄同音。又垂與戴聲亦相近，漢書杜欽傳：「誠哀老姊垂白，隨無狀子出關。」垂白亦云戴白，嚴助傳曰：「戴白之老，不見兵革，」是也。戴廣韻都代切。

惴古讀如惴 淮南子說山篇：「人不愛僇之手，而愛己之指。」高注：「僇讀詩惴惴其栗之惴也。」案惴廣韻之陔切。

視古與示同音 禮記曲禮上「幼子常視毋誑」，鄭注：視今之示字。示牀母字，廣韻神至切 古讀定母，視音

亦當如示。示視古書多通用，如宣示亦作宣視，漢書王莽傳指示亦作指視，史記指示字漢書多作指視是也。又從示之

字韻書有讀入羣母者，其古音亦當讀爲舌音。如祁廣韻渠脂切，屬羣母，案左傳宣公二年「其右提彌明知之」，提彌明公羊作祁彌明，史記晉世家作示昧明，是祁與提示二字同音也。又爾雅釋地燕有昭

余祁，釋文孫炎本祁作底。漢書武帝紀取狐父祁善置。祁，晉灼音坻。底坻均照母字，古讀爲端母，

亦可證祁字古音本讀爲舌音也。祁字古音中與釋母字相通者甚多

氏古與支聲相近。史記匈奴傳後義盧侯難氏等計與漢吏相距，漢書氏作支。又呂氏春秋當賞篇「秦公子

連去入翟，從焉氏塞。」案焉氏漢志安定郡作烏氏，後漢書郡國志作烏枝。氏之作支作枝，蓋因與支

枝聲音相近耳。支枝廣韻相聲移切又從氏之字韻書有讀入羣母者，古音當亦讀爲舌音，如祇廣韻巨支切卽地示字

是也。

邵古讀如昭。史記秦始皇本紀齊明周最陳軫昭滑樓緩翟景蘇厲樂毅之徒通其意，索隱云：「昭滑楚人。」

案史記陳涉世家昭滑作邵滑，蓋邵與昭古聲相近。昭廣韻止遙切，屬照母。又戰國策楚策云：「齊明

說卓滑以伐秦，滑不聽也。」卓滑亦卽昭滑，卓知母字，古與昭同讀端母。

紹古與綽音近義通。書無逸「不寬綽厥心」，綽魏三體石經隸作紹。綽廣韻昌約切，古音蓋讀如透母，

綽之作紹，由於聲音相近。

韶古亦作招。左傳襄公二十九年「見舞韶濩者」，釋文云：「韶本或作招。」又論語述而篇「子在齊聞韶

「，漢書禮樂志作「子適齊聞招」。案招韶古當同音。今招讀爲照母，韶讀爲禪母，與古不合。

殖古讀如食 釋名云：「食，殖也，所以自生殖也。」以殖釋食，當取雙聲爲訓。書呂刑「農殖嘉穀」，漢封龍山頌云「農實嘉穀」，食實今屬牀母，古音均讀如定母。

殖古讀如哉 書禹貢「厥土赤埴墳」，釋文：「埴，市力反。鄭作哉。」釋名釋地云：「土黃而細密曰埴。埴，臙也，黏泥如脂之臙也」。案哉臙廣韻並音之翼切，埴與哉臙古音蓋同，故釋名以臙訓埴，禹貢之埴鄭本亦作哉也。

植古讀如臙 儀禮鄉射禮「記五臙」，「祭半臙」，「臙長尺二寸」，臙今文均作植。植臙古音蓋同。今廣韻臙讀之翼切，植讀常職切，語音有變。臙字亦作臙，臙植皆從直聲，古音均當讀如定母。

訓古讀如疇 漢太尉劉寬碑云：「訓咨儒林。」訓咨即書堯典之疇咨。疇澄母字，訓古音當如疇。

嗜古與者通，者古音讀如底。詩周頌武：「勝殷遏劉，者定爾功。」傳：「者，致也。」者之訓致，以聲相近取義。者定亦作底定，書禹貢云：「震澤底定。」底者古本同音，今韻書者讀入羣母矣。

慎古與敦聲相近 史記公孫弘傳「於是天子察其行，敦厚辨論有餘。」敦厚漢書作慎厚。是敦慎聲近義通。慎又讀如繩，詩下武「繩其祖武」，後漢書祭祀志劉昭注引謝沈書東平王蒼上書引詩作「慎其祖武」，是慎繩古聲相同。

署古讀如堵 史記田單傳：「願無虜掠吾族家妻妾，令安堵。」安堵亦作案署，秦始皇本紀云：「復道

甬道相連，帷帳鐘鼓充之，各案署不移徙。」是也。堵之作署，古音聲近耳。堵，廣韻當古切。署又與著聲近義通，表署即表著，國語魯語曰：「署，位之表也」。古書署又與乘聲近通假，史記司馬相如傳「悉徵靈囿而遷之兮，部乘衆神於瑤光。」漢書部乘作部署。案部署即選置之意，楚辭遠遊云：「選署衆神以並穀」，是也。史記之作部乘，乘署古爲雙聲。

隄古讀如濁。史記孔子世家：「孔子遂適衛，主於子路妻兄顏濁鄒家。」顏濁鄒孟子萬章上作顏隄由。案隄由即濁鄒。隄濁聲近，由鄒韻同。濁廣韻直角切。

隄古與達聲相近。釋名釋兵云：「隄，延也，達也，去此至彼之言也。」隄達雙聲爲訓。

由上觀之，經籍異文中，禪母與定母之關係最密，足證前人所謂禪母古音歸定之說爲確鑿有據矣。然其中亦必有少數字讀如端母者，後世變爲照母則當分別觀之。至於古音之時代究當以何時爲限，尙難斷制，要指

兩漢以上而言。文中所列例證皆取自魏晉以上之書然而同一時間內，其方域不同者，其語音亦未必盡同。不可以一概全。如

逝古音當讀如逮，而詩桑柔「逝不以濯」，墨子尙賢引作「鮮不用濯」，鮮心母字也，與逮音不相應。

又蜀古音當讀如噉，而漢人呼川蜀之蜀爲安，後漢書劉焉傳道安兵五千助之章懷注漢世謂蜀爲安安心母字也，與噉聲亦不近。是音兼

有時地之異也。至如上文所證，第舉其大體而已。學者苟能循此以讀古書通古訓，則其所得必有勝於古

人者。蓋訓詁之旨，本於聲音。不知古音，又何能發明古義古訓。考漢魏以前文字形體之應用未盡確定

，語音亦流動不一，故同一臆字，或作儼見禮記大傳釋文或作詹，或作澹，其音相近，則其義可通。迨後世文

字之聲音形體用各有定，則音有所窒，義有所隔，無容通假矣。今人欲讀古書，必先知古音之條貫，然後始可得其會通，不爲拘墟之見。觀夫唐宋以來注家之拘牽形體，墨守韻書之音訓者甚多。清人之小學雖盛，若畢沅之校呂氏春秋，以爲澹足之澹與澹然無爲之澹古亦有二音。陳奐之爲詩毛氏傳疏，墨守成訓，不敢斷常棣棠棣爲同物，皆不知古音之蔽也。今就禪母所關，摘發一二，以與通經博雅之士共商權焉。

民國三十年八月

阨隄詞義之分析

孫德宣

說文：「隄，危也。從阜從巽省，徐巡以爲隄，凶也。賈侍中說：隄，法度也。班固說：不安也。周書曰：邦之阨隄。讀若虹蜺之蜺。」段注：「阨當是轉寫之誤，當是本作阨或作兀，未可定也。今尙書作阨隄，周易作劓刑，作纒虢，鄭注作倪倪，許出部作藥黜，其文不同如此。阨者，石戴土也，非此之用。」其古文尙書撰異則云：「尙書扞從木，說文無此字；惟手部有扞字，訓動也，與詩正月毛傳合。方言亦云：舊謂之扞，謂船動也，然則尙書扞字從木，當爲從手之誤。」直以扞爲正字矣。陳壽祺左海經辨二釋劓刑云：「劓刑也，劓刑也，纒虢也，纒黜也，劓扞也，藥黜也，倪倪也，隄阨也，古字並通，皆一聲之轉，而各有相合。玉篇黜下云：亦作纒隄，則誤混矣。」案秦誓以阨隄藥懷對文，均爲雙聲字，或詳錢辛，補卷新錄爲古書習用連語。惜釋者多囿於正本字，辨形誤，於語詞之義蘊，丘蓋未詳，故不揣齷味，分三端以析之，於字音義之相近者，咸比類附麗，明厥指歸，泛濫之咎，諒所難免，惟識者正焉。

1. 動搖不固之義

考王記輪人：「穀小而長則柞，大而短則摯。」鄭司農云：「摯讀爲藥，謂輻危藥也。」後鄭云：「謂小而長則菴中弱，大而短則末不堅。」江永據車人云：「短穀則利，長穀則安。」謂此云藥者，安

之反。戴震云：「槩同隄，謂車行危隄不安。」按江戴說是也。不安謂之槩，義本於動搖，說文本部；「槩，木相摩也。」魚祭切即是動意，槩槩一字。又考工記以槩爲楔槩字，云：「直以指牙，牙得則無槩而固。」鄭司農云：「槩，楔也。蜀人言槩曰槩。」後鄭云：「槩讀如涅，從木熟省聲。」程瑤田云：「牙得者，謂蚤牙相齊密而無隙縫，故能無槩而固也。槩與楔同。」考工創物小記段玉裁云：「槩，說文作楔，今俗語尙如是。楔，蜀人言槩曰槩者，方言之異也，舉方言，正經之槩謂楔也。」周禮漢讀考卷六章炳麟曰：「今人謂以木銜瓶曰煞子，支牀几之跗曰煞脚，即此槩字，或言當作塞，非也。填其內曰塞，外內相銜曰槩，所以槩謂之槩，說文：槩，楔也。子林切。」新方言釋器是則槩即楔，所以實縫隙，使物相銜固者也。車輪轉動，其蚤牙柄鑿如不密緻，雖銜以楔，亦不堅牢。故記又云：「不得，則有槩，必足見也。」程瑤田云：「按足即蚤也，不得，謂蚤不直以指牙，則蚤牙相入處，縫不齊密，蚤必外露而見也。云有槩者，反言以見無槩之固也。注以足見爲槩大，謂雖得猶有槩，但小耳。疑不然也。」程氏謂記反言以見無槩之固，誠爲確論。

後鄭讀槩如涅，則槩隄同音，說文作槩，云：木相摩也。有搖動之意。隄隄連文，亦謂動搖，故有不安之訓也。考工記云：「輻廣而鑿淺，則是以大抗，雖有良工，莫之能固。」注：「抗，搖動兒。」詩正月：「天之抗我。」毛傳：「抗，動也。」說文及廣雅釋詁義並同。方言說舟曰：「舊謂之抗」據戴校，舊本偽作偽，托作佗。郭璞注：「舊音訛，船動搖之貌也。」說文舟部：「剡，船行不安也。從舟則省聲，讀若

兀。」又晉語：「其爲本也固矣，故不可拊也。」韋昭注：「拊，動也。」段氏說文拊字注，謂此拊爲抗之假借。說文：拊，折也。魚厥切。傳毅舞賦：「兀動赴度，指顧應聲。」廣韻沒韻：「砥，硯砥，不穩兒。」集韻末韻：「虺，虺虺，不安。」五活切又兔爰詩：「尙寐無吡。」傳：「吡，動也。」爾雅釋詁：「訛，動也。」吡訛轉歌部，與抗，既，拊，兀，削，砥，虺，聲義並通。

2. 高危之義

說文：「兀、高而上平也。」長字說解以兀爲高遠意，段氏於兀字注云：「凡從兀聲之字，多取孤高之意」。是也。廣雅釋訓：「既既，高也。」凡居高則危，故釋名釋言語云：「危，既也，既既不固之言也。」又釋姿容云：「跪，危也。兩膝隱地，體危隗也。」隗即說文隗字。文選馬融長笛賦：「巖根跂之欒崩兮，感迴瀾而將頽。」李注：「欒崩，危兒。」此即高危之意，與既隗同詞。然說文以既爲石山戴土，以鬼爲石山崔嵬，高而不平。依段二義相反。爾雅則謂石戴土謂之崔嵬，詩卷耳傳：「崔嵬，土山之戴石者。」釋名同毛傳。案毛傳爾雅說文互異處，每滋訟議。錢大昕云：「毛公詁訓，往往爲後師所亂，當以爾雅爲正。」潛研堂答問此傷武斷，未足置信。馬瑞辰曰：「按崔嵬及砥，皆以毛傳爲確。」又云：「說文：兀，高而上平也。既，石山戴土也，是高而上平者，爲石山戴土，則知高而不平者，爲土山戴石矣。」毛詩傳箋通釋二章氏文始則兩存其說，云：「若依不平之說，則隗爲危顛，爲欒顛不安，皆由此孳乳也。」文始今按崔嵬之訓，仍當以毛傳爲正，釋文於卷耳詩鬼字注云：「毛云：崔嵬，土山之戴石

者也。毛此注及下釋祖，與爾雅同。」可證陸所見爾雅本爲土山戴石謂之崔嵬，崔嵬爲高而不平，則阮爲石山戴土，戴載字通高而上平，無疑。鬚髮謂之髡，集韻沒韻：髡，苦骨切，去髮也。又樹無枝謂之髡，五忽切，重文作髡。廣韻沒韻：「旣，鬚髮，禿山兒。」又末韻：「栝，去樹皮。五活切」元月聲近，從元聲者，多取禿也。」文選南都賦：「峩峩鼻嵬。」注引埤蒼曰：「峩峩，山不齊也。」鼻嵬即崔嵬，與嵯峨，峩峩並爲一聲之轉，皆謂不齊，若依雅訓，則爲上平之意，非也。

明乎高而上平之真詮，則阮字仍不害爲孤危意，可以其聲類知也。今更引申言之：顧人詩：「庶姜孽孽。」韓詩作轍轍。云：「長兒。」呂氏春秋過理篇注引同，云：「高長貌。」廣雅釋訓：「轍轍，高也。」說文：「轍，載高兒。五葛切」皇矣詩：「崇墉言言。」箋：「言言猶孽孽也。」雲漢詩：「兢兢業業，」傳：「業業，危也。」蒸民詩：「四牡業業。」傳：「業業，高大也。」又說文：「崑，危高也。從自，叀聲，讀若臬。魚列切」崑，崑崙山也。五葛切按此以形容山之高峻爲山之名也，字通作崑崙，嶮嶮，嶮嶮，文選上林賦：「九嶷崑崙。」注：郭璞曰：「高峻貌也。」又「嶮嶮嶮嶮。」李善曰：「嶮音捷，嶮音業。」西京賦作「巖我嶮嶮」嶮嶮即毛傳之捷業也，有韓詩：「設業設虔。」傳：「業，大版也。所以飾構爲懸也，捷業如鋸齒。」按捷業一語，與芽米謂之巖等字義相關，意謂特出參差不齊，山之險峻者似之，故以爲狀。魯靈光殿賦：「飛陛揭孽」李善注：「揭孽，高貌。」廣韻薛韻：「嶮嶮

，高兇。」皆，巖，巖，巖，捷業，揭孽，嶮齒，皆言高危或崩絕之狀，與斲刑，既隍，同一詞類。既隍之訓不安，亦以此。既之作抗或兀，不必深求，惟期於語義各有當而已。

3. 殘毀斷絕之義

易困九五：「劓刑。」釋文曰：「劓，徐魚器反，刑、五刮反，又音月，荀王肅本劓刑作劓，云：

不安貌。陸同。鄭云：劓刑當爲倪伉，京作劓劓，案說文劓、斷也。」困上六「于劓脗」釋文：「劓，五刮反，王肅妍詰反，說文作劓，牛列反，脗，五骨反，又音月，說文作劓，云：劓不安也。薛又作抗，字同。」案說文出部：「劓，斲不安也。從出鼻聲。易曰斲劓。」五結切集韻沒斲與釋文引作劓，字異。段

注：「斲與隍斲倪同，劓與抗斲脗同。……斲當從鼻出聲，五忽切，因不立鼻部，誤謂從出鼻聲耳

。刀部：「劓，刑鼻也，從刀鼻聲。易曰，天且劓。鼻或從鼻。」季鼎祚周易集解引虞翻曰：「割鼻曰劓

，斷足曰劓。」古書常以劓刑連舉，康誥，「非女封，又曰，劓刖人。」王引之以刖爲劓之譌。經義述是也

。鄭氏易以困九五之劓刑作倪伉，則讀與上六之斲脗同義。割鼻爲劓，斷足爲劓，本作其爲傷殘則同。

凡與劓刑斲脗聲近字，多有斷歿屈曲之意，如遺民謂之斲民，戴震斲，周書作斲：「伐木之餘曰斲，五葛古

文作斲，從木無頭，其字又作斲，梓，枘諸形。音轉作肄，汝墳詩：「伐其條肄。」毛傳：「肄，餘也

，斬而復生曰肄。」又說文：「斲，列骨之殘也。」五割切月，闕也，「從月聲字，亦多衍殘闕意，如：拊

，折也。斲，斷足也。重文作既，斷謂之斲，集韻這韻芽米謂之斲，釋名，釋飲食，斲，缺也。消多使生芽開缺也。庶子謂之斲，缺

齒謂之齧，

五鎔切，附推釋詁：「黃髮齧齒。」

老人齒謂之齧，

郭璞曰：「齧齒，齒墜更生細者。」

屈虹謂之霓，

釋名：「霓，霧也。其氣斷絕，見於非時，此災氣也，傷害於物，如有所食也。」

許書讀隍如蜺，是蜺霓之讀入聲，漢時已然，漢書天文志：「抱珥重蜺。」注：「如淳曰：蜺讀曰翳，

雄爲虹，雌爲蜺，重或作虹。」宋玉賦以結絕列韻蜺，張平子南都賦以喝刺蟻雲絕韻霓，梁書王筠傳，

沈約郊居賦：「雌霓連蟻，」霓音五激反，南史筠傳作五的反，王觀國學林卷八引南史音五結反，是也

。原草木萌蘖濳滯，有屈曲意，有更始意。廣雅：「斯詞義之分化也。」虹體屈曲，因呼爲霓，古人以爲災

氣，故云傷害於物，如有所食也。釋名又云：「蜺，蟻也。遇之如物見髮蟻也。」髮蟻亦隍之異文，

言其能爲傷害也。集韻屑韻：「蟻，虬蟻，山兒。」文選南都賦：「嶽嶽虬蟻。」五臣音：虬，魚乞反。蟻，五結反。虬蟻，虬蟻

，疑亦隍隍轉語。李善云：「虬蟻，斷絕之貌也。」胡紹煥謂虬蟻僅有高之義，無斷絕義，非是。

由上例證，知隍隍與剔剔，窳窳，絜齏，倪仇，朏朏，髡髡，乾蟻，虬蟻等，均爲一語之變易，他如巖

巖，隄蟻，捷業，嶮嶮，揭蟻諸詞，義亦相因，單字中，如抗柂，既髡，月朏，朏朏，巖巖，巖巖，巖巖，巖巖

電諸字，亦聲義俱近。但知隍隍爲不安，猶爲皮傳之論，其語義或以表動搖，或以表高危，或以表殘毀

斷絕，其字形則游移莫定，變化分歧，斯則吾國語文之特徵，非溯流窮源，無由明其演化之迹也。

運用聲訓例證

孫人和

漢儒說經。其注釋別無考見者。竊以音訓。師讀然也。王郭以來。始不守家法。循規越矩。然當時諸儒。往往別著音書。自成一派之學。古言舊誼。於是乎在。暨于唐宋。注釋者衆。去古彌遠。所失亦多。若能審文以明旨。知音以合誼。亦可以無失矣。清儒通蒼雅。明古音。校釋羣書。怡然理順。自非唐宋諸賢所可及也。然亦有穿穴形聲。支離通段。駁馬詰鄭。以是爲非。不可不審辨也。今舉三例。以概其餘。

例一 曲禮、國中以策彗。卹勿驅塵不出軌。鄭注。卹勿、搔摩也。按卹當讀辛律切。搔讀蘇遭切。聲正相同。勿古讀近摩。是鄭君之意。卹勿與搔摩音義竝同。蓋師讀相承如此。吳澄不明音理。竟以彗卹句。勿驅二字爲句。失其讀矣。故漢人訓釋。皆有本源。不可輕於駁詰也。（左傳二十八年傳。距離三百。曲踊三百。杜注。百猶勵也。勵當從宋本及音義作勸。此注蓋本劉賈許穎諸君舊誼。觀孔氏正義所云。可推知也。以勸解百。猶以搔摩訓卹勿。竝以音訓也。王引之謂百即廣韻趙字。與距離曲踊義復。洪頤煊謂百與拊同。強分手足。非當時之情勢矣。）

例二 莊子齊物論。喜怒哀樂慮嘆變癡姚佚敗態。敗態二字。舊無塙解。此文詳述性情之異。故喜怒哀

樂云。皆相反爲義。敗態亦然。釋名釋委容。企、敗也。敗、開也。言自延疎之時。樞機皆開張也。是敗爲矜躁之貌。態必爲容忍之義。釋文出態字云。勅代反。李又奴載反。按李音近是。載當作戴。字之誤也。李蓋讀態爲耐。企敗與忍耐、誼正相反。此可由音切得其旨趣也。（老莊釋文。多含古誼。敘錄云。五經人所常習。理有大宗。義行於世。無煩觀繆。至於莊老。讀學者稀。故于此書。微爲詳悉。可以覘其旨矣。漢代說莊。誠不若解老之多。然微言大義。具見淮南。班固分章。著于音義。可知兩漢習莊書者。未嘗絕也。李爲晉人。蓋探取舊誼而爲音切。）

例三 文選、高唐賦。背穴偃蹠。注云。言山石之形。背穴偃蹠。如有所蹈也。背、郤也。穴、孔也。郤又當山之孔穴。按注說殊不可通。此四字不列。背穴猶倍僂。呂氏春秋明理篇。其日有鬪蝕。有倍僂。有暈珥。倍僂亦作背蹠。又作背蹠。漢書天文志作背穴。是背穴與倍僂聲近通用。高誘呂覽注云。在兩旁反出爲倍。在上反出爲僂。此言背穴偃蹠者。謂山石之形。有在兩旁反出者。有在上反出者。偃、言其偃伏也。蹠、言其趨伸也。形容石狀。最爲精妙。注文所解。轉以晦塞。故審文勢。明音理。讀書之要。知法而有守。可以運用不窮矣。

談倒用印與篆籀之關係

劉盼遂

古今來，倒鈐印章，以濟權宜者，多矣，其最彰灼在人耳目，者舊類能津津言之者，則庚子拳亂時，陳璧以巡中城御史印倒鈐五顆，以出示安民，是也。

龍顧山人庚子詩鑑四自注云，陳玉蒼尙書，時爲巡中城御史，黃石孫謂之曰，君爲巡城御史，豈可不出巡，且爲代擬告示，當會五城鈐印，而難于接洽，黃敦以將中城印倒用之，但鈐五顆，誰復深辨，於是命人出貼告示，又預遣人出誦洋兵不在，陳乃乘車帶同皂役以出，由是西人漸知有巡城御史。徵諸古史，則最先爲段秀實倒用司農印以追賊將韓旻。

資治通鑑二百二十八唐德宗建中四年條云，朱泚遣涇原兵馬使韓旻，將銳兵三千，襲奉天，段秀實謂岐靈岳曰，事急矣，詐爲姚令符，令旻且還，竊令言印未至，秀實倒用司農印符，募善走者追之，旻至駱驛，得符而還，旻兵至，泚令言大驚，岐靈兵獨承其罪而死。

次則李崧教李繼發倒用都統印，詐作天子璽，以告諭入蜀諸軍。

新五代史五十七雜傳李崧傳，李繼發與郭崇勳伐蜀，以崧掌書記，已破蜀，劉皇后聽讒者言，陰遣人教繼發殺崇勳，人情不安，崧見繼發曰，今遠軍五千里，不見咫尺之詔，而殺大臣，是召亂也，

棧乃召書吏四五人登樓去梯，夜以黃紙作詔書，倒用都統印，明旦告諭諸軍，人心乃定。

又次則郭威倒用留守印，更爲詔書，以激諸將。

新五代史十一周本紀，漢隱帝與李業等謀，詔侍衛馬軍指揮使郭崇殺郭威及宣徽使王峻于魏，使者馳騎至，威匿詔書，召樞密使院吏魏仁浦謀於臥內，仁浦勸威反，教威倒用留守印，更爲詔書，詔威誅諸將校，以激怒之，將校皆憤然效用。

據以上數事，可見倒用印，動輒奏效，不易敗露，其故安在，誠以古者官印所刻文字，爲蟲書及篆印之體，新莽名之爲鳥蟲書及繆篆體，紆詘繚繞，至不易辨，至今日學士大夫之妮古者，得一舊印，尙往往不能定其何字，矧當日武夫悍卒及蚩蚩之氓乎，今且就宋代王旦寇準倒用印事，而檢討之。

楊龜山語錄三云，昔王文正公按謂王旦在中書，寇萊公按謂寇準在密院，中書偶倒用了印，萊公須勾吏人行遣，他日密院亦倒用了印，中書吏人呈覆，亦欲行遣，文正問吏人，汝等且道密院當初行遣倒用印者，是否，曰，不是，文正曰，既是不是，不可學他不是，更不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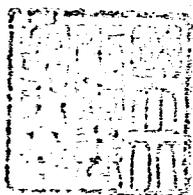
夫中書令及樞密院吏人，固老于案牘，而深悉印文者，絕不肯漫不經意，致于行遣之訛，乃寇準任內曾不數月之間，而兩院吏人犯此誤者，再焉。考準以宋眞宗大中祥符七年六月爲樞密使，次年四月罷。此非由于印文難識易致偵倒之所致歟。

雖然倒用印之事，實與于道家厭勝之術，由葛洪之說可見。

抱朴子內篇十七登涉篇云，古之人入山者，皆佩黃神越章之印，行見新虎迹，以印順印之，虎即去，以印逆印之，虎即還，帶此印以行山林，亦不畏虎狼也。

南宋初葉，陳善著捫蝨新語上之四，引抱朴子此語，而推論之云，予在鎮江，嘗見韓倅云，今所在州縣獄中，或走失罪人，但倒用印印所追捕文書，賊必可得，不知古人還用此法，抑偶合邪，捫蝨語止此。此自倒用印之別開生面者非所語於篆刻之學矣，至若元吾邱衍之倒用好嬉子印，則自屬文人狡獪，故作游戲，原不足深究矣。

桂馥續三十五舉引張紳書朱伯盛印譜後云，吾子行嘗作小印，曰好嬉子，蓋吳中方言，一日魏國夫人作馬圖，傳至子行處，子行爲題詩，後倒用此印，觀者曰，先全倒用了印，子行曰，不妨，坐客不曉，他日，文敏見之，罵曰，箇瞎子，他道倒好嬉子耳，太平盛時，文人滑稽如此，情懷可見，今不可得矣。



廿七年一月十二日

輔大圖書館

中華民國三十年九月出版

講演集 第二輯

每冊定價國幣 七 角

編輯者 輔仁大學語文學會

發行者 輔仁大學

電話西局三九六

印刷者 京北新華街

電話南局三五七〇

書局

#92
(-30224)

0

24